

如果要研究川端川文學的思想脈絡和它對現代文學的影響，這是目前世界文壇上的一個大課題，也是大學研究現代文學的一項重要課程。我們沒有時間去對川端文學和他的思想來一次「全盤」的瞭解、分析和批判。現在，我只好可能的時間內，和大家談談川端文學的思想本質，但也只是一次「淺談」，也就是只能觸及他的思想和他的作品的特性而已。

要瞭解川端，最好是先聽聽他自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，他獲得「諾貝爾文學獎」後，在日本橫濱寓所中對記者們的談話：

「我總以為自己的作品缺乏一種魄力（丁平按：川端的作品，以冷澈、含蓄、艷麗著名），沒想到會得獎。我得獎的原因有三：一、我的作品蘊含傳統的氣息，沾了日本文學傳統的光。二、多虧日本和各國的翻譯家們譯得好。三、沾了三島由紀夫的光，去年他被提名，因年紀太輕而落選，於是輪到我的頭上來。（按：三島是日本當代風頭最勁的作家，是川端的得意門生，一九七〇年切腹自殺。）

與歐洲的小說比較，我的作品總是樸

素平淡的。有一位美國批評家對我的小說下了這麼一個評語：『感到好像是雪花靜靜的飄落。』雖然有東方和西方的差別，但人心總是相通的。我覺得獲諾貝爾獎，是作家的一種沉重的負荷，而且煩擾，感到有點畏縮。」

從川端自己的獨白中，他特別強調他沾了日本文學傳統的光，這是千萬萬確的，他的作品，確具有日本文學的代表性——一種非常突出的「冷艷美」。

一九六八年十月，日本「朝日新聞」對川端作品曾有過這樣的評語：「川端文學的風格，是帶有日本古來的悲情與色調，以東方的虛無思想為根基，來追求其中所浮現的艷麗的美感。其文體一方面是『寫生的』，同時是『抽象的』，繼承了日本王朝文學之美，而帶有冷澈的感觸。」

這段評語是比較中肯的，川端無疑是日本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；他是「傳統文學派」的一個「衛城者」，也是日本「新

感覺派」和日本「新古典主義」文學的代表人物。他的文學特質是：「纖細的倫理性」。他很慎重地寫作，但從未使簡潔的文字變成過份的修飾，這是他文筆的獨特之處。

他的作品，在表達技巧上是現代化的——一種纖細的心理刻劃。但在風格和主題上，卻是傳統的——簡樸中帶雅淡，幾乎是一種高貴氣派的語言，和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形態。

這種巧妙地發揮東西洋心靈交流的寫作效能，就是川端作品的獨特性和足可代表當代文學的民族性，也是川端這次獲「諾貝爾獎」的基本因素。因為近五年來，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和作品，全是強烈表達各個作家本身的民族特性的。如一九六八年的川端康成（日本），一九六九的貝克特（愛爾蘭），一九七〇的索忍尼辛（蘇聯），一九七一的尼魯達（智利）等都是。

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日本正面對着戰後的廢墟時，川端曾站在民族主義的作家立場，說了一句在日本來說，是重要的銘言：

## 川端文學的思想本質

### 丁平

「從今以後，除了日本的悲，日本的美，我再不敢歌唱甚麼了

！」川端的思想是一種日本傳統思想的「悲」與「美」的結合；他的全部作品，也是一種「悲」與「美」的混合塑型。這就是日本民族特質的一種淨化與昇華。

總括來說，川端文學的獨特性是：追求「美」的熱望，充份表露纖細的情感；不着重情節離奇和變化，而極力追求瞬間所顯現的美感和純潔的熱情。這就是不依存於「情節的離奇」，而依存於「美的感受性」。這種特性是繼承日本平安朝時代（相當於我國的盛唐）以後，一千多年固有的東方色彩的虛無感而來的。川端文學的本質，始終洋溢東方的虛無思想，他把世間看做虛無，把文學的世界，看做是接連於「死」的世界，虛靈的世界。他認為在虛無中所浮現出的感情世界，不但美，而且艷。他的作品，是表現出日本人纖細的內心感受性和形態上的頹廢美。同時也帶有一點哀戚的色調。（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九日於九龍）